

□ 刘燕成

回家的路

二〇〇〇年九月,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我送上了离乡的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二叔坚持要亲自送我到大学报到,尽管我反复强调自己可以一个人独闯省城。二叔说,你最远就到过天柱县城,不放心你一个人出门。

我们是绕道湖南靖州县乘火车抵达贵阳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和乘坐火车。从广东湛江开往贵阳的绿皮火车,在湖南靖州站只停留3分钟。乘车的人密密麻麻挤在候车室,执勤的工作人员奋力冲入人群,扒开了一条道,对着喇叭朝人群大声地反复喊:前往凯里和贵阳的乘客上车了!我见二叔连忙一口气饮尽了瓶中的酒,抓起背包就往人群中朝前冲。我听到身后有妇女倒地的喊叫声,接着又听到小孩的哭声,但我不敢朝后看,随着人潮一个劲往铁门挤,额上淌出了汗。到达月台上,火车还没驶人,执勤的乘务员挥舞着小旗,警告人们切勿超越黄色警戒线。二叔卸下身上的行囊,他灰色的衬衫已全是汗水。又是一番激烈打挤战,方才进入了火车厢内。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火车厢内比候车室更挤,过道上全站满了人,座位底下,人们用报纸铺着,缩着腿,曲身躺在那里。我和二叔选择在人数稍微少一些的厕所门边坐了下来。我并未觉得这是怎样的苦旅,



因是第一次坐火车,以为所有的火车都是一个样子。火车上,二叔因饮了酒,在那厕所门口,卷着身,样子睡得特别香,而他灰色衬衫上的汗渍,渐渐变成白的盐粒,越来越明显。抵达贵阳,用了十六个小时,我的腿站肿了,到学校才发现,脚背被售货员推过的售货车碾破了好几道口子,鲜血把袜子和裤脚染红了好大一片。

四年大学时光里,我几乎很少回家,因为畏惧路途之遥,乘车之苦,宁愿待在学校,白天到城里打零工,夜里帮学校守门,不但免去了路途遭受的颠簸,还因为打工获得的微薄收入,为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减轻了一些负担,亦丰富了自己的生活。

二〇〇四年七月,我刚参加工作,父亲就大病了一场,且此后,只见父亲日渐消瘦,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一直熬到了二〇〇六年

初秋,父亲受够了病痛折磨,加上我反复的劝告,来到贵阳求医。

那天清早,天方才麻麻亮,父亲就赶到了乡场上,搭乘从湖南靖州开往天柱县城的中巴车,然后从天柱乘车到贵阳。父亲抵达贵阳时,已是夜深。在贵阳体育馆汽车站,我接到了父亲,他一脸灰尘,加之患有疾病,脸色苍白无比。父亲把包递给我,说,因道路坑坑洼洼,车辆灯光不好,路途上几次差点翻车。我拉着父亲的手,仿佛是拉住一位从死神处逃离而来的英雄亲属。我告诉父亲,我们去住大酒店,舒舒服服,亦压压惊。

那些年,我被单位派往贵阳一周边县城的水库工地工作。我在贵阳没有自己的住处,平时回城,总是到熟人处打挤。我如实地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实情告诉了父亲,他不但没有责怪我,还说要到水库工地上看看,他才放心。我拗不过父亲,当然是因为我知道父亲的脾性,他执拗,但慈祥。我连夜将父亲带到了自己工作的那座县城。自此,父亲足足坐了一整天的车。那一晚,因路途疲劳,加之病痛折磨,到了夜半,父亲仍睡不着。次日一早,我就带着父亲从工作的县城赶往省城医院。在医院,医生给父亲做了血检、尿检等,又做了照片检查,最后医生说,父亲没病。我用家乡苗语将医生的话语翻译给父亲听,父亲显出无奈至极和大失所望的样子,低着头,沉沉地轻声说,我还是回家吃草药治疗吧,

亲一个人。晓丽从小就很懂事,农活也都能拿得下来,下田插秧,上山砍柴都经常干。

半夏挖回来以后,去皮的过程,则是最麻烦的。首先是要去泥去皮,用竹簸箕拎到河边,沉到水里,用手使劲搓揉,要把半夏块茎上的泥土连同皮一起搓掉。接下来就是漂洗,等泡软的皮就会退去,从水里捞出,用手一摺,一颗圆溜溜白兮兮的半夏颗就从粗陋的外衣包裹里蹦了出来。剥完的半夏,需即刻放在清水里洗上至少三次,像脱胎的女子,肤如凝脂,白如凝练,颗颗圆润饱满,水灵灵的又像刚出浴的婴孩,即刻捞出控干水分,盛在箩筐里,晾晒在太阳下,半夏籽晒干后,抓一把,咣当当的。

等积攒了不少半夏,就到集镇上的药材公司去卖。大家来到药店,药店里的人把手伸进口袋中,先在里头搅和一下,在抓起一把放到竹筐中,对着光线查验了一番,给出了等级,就称好重量,柜台上的算盘“噼里啪啦”一阵响,立马结账拿钱。拿到钱后,大家不忘记犒劳一下自己,毕竟有自己的一份辛劳和汗水。在集镇的店铺里来一碗馄饨,买一把水果糖。而我则喜欢买几本小人书了。反正,有了钱,大家都很开心。在街上玩了大半天,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初中毕业后,我在镇里住宿读高中,晓丽就没有上学了,在家里边照顾她母亲边干农活。那次学校的门卫通知我门口有人找我。我跑出来一看是晓丽。晓丽高兴地告诉我,她上集镇来卖半夏籽的,说着话,晓丽往我的手里塞一包东西就转身跑开了。我打开一看,是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那年高考,考上了外地的大学,偶尔回家,也很少再看到晓丽了。听母亲说,晓丽外出打工,后来嫁给了外乡人。每年麦收过后,又是采挖半夏的季节,我都不由回想起大家挖半夏的快乐时光,那个穿着碎花的确良,脑后两条晃动的麻花辫,身上满身香皂味的晓丽时不时在我眼前闪现。

缕的倦意,还有几分可人的欣喜。阳光升起来了,大把大把的,穿过槐树林洒落下来,是梦落进了梦境里,甜美,恬静。

又有几分娴雅。摇曳着风铃的紫槐是娴雅的女子,一袭紫袍,婆婆娑娑,脚踝处的草叶随风而舞,是卷起的裙裾,而那些在裙裾间攀爬而上的小虫,是运送阳光的使者,它们亦步亦趋,小心翼翼,背负着阳光与使命,把低处的热爱运送到高处,运送到她们的唇角。我静坐着,这样的时刻最是适合闲坐,“闲坐生风情”,喜欢水墨的朋友冷不丁在一旁说,而他,此刻手持画笔,在画板上怡然游走着,身边的水墨也在悄无声息地走上画纸,我不知道那一幅水墨会浸润他多少心思,或许是童年的期许,或许是中年的热爱,但此时此刻的他,的确是全身心地沉浸在一幅画的画境里。

这一刻,我多想有一杯茶,陪着他坐下来。龙井香气浓郁,配得上这景致,这娴雅,这心境。铁观音一开是淡了些,二开,又稍嫌浓重。至于毛尖,我觉得又多了一份茅檐低矮的古意。周作人喝茶,喜欢在瓦屋纸窗之下,喝的是一份古雅,喝的是一份闲情。“一人得闲,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二人对饮,面对如此景致,我觉得还是喝古色古香的经年红茶为宜,不仅能喝出岁月的旧气,更能喝出一份关于紫槐的友情。朋友说,他的家乡紫槐满山野,饥馑年月里有人食紫槐花过量中毒,我不知道紫槐花是否有毒,只知道紫槐“叶微苦、凉。具有祛湿消肿功效,主治痈肿、湿疹、烧烫伤。”该是一味药吧。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甜蜜的白槐花可用来蒸饭,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山家美食,在我的家乡,槐花确实在饥馑年月是一味救命的美食。

落日熔金,山野静美,本身就是一幅画,无须画笔,无须言语。

但我还是禁不住心中的热爱,将这些摇曳着的童话般的文字挪移到了纸上,一颀飘香,一梦婆娑。

草药好一些。我要父亲回自己工作的小城歇息几天再回家,但父亲不肯答应,连夜赶回了天柱,据说是第二日清早才搭上湖南的过路班车赶到家里的。

二〇〇七年四月八日,我在遥远的水库工地上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连忙告知在黔北一乡镇工作的女友,相约一道回家。赶上回家的最后一趟加班车,抵达天柱县城时,是夜深,当晚早已无车到竹林乡农村的老家,只好在县城留宿,次日一早赶到家。父亲躺在火炕上,见我们到了家,伸出双手在炕板上撑了几回,仍是坐不起来,我连忙将父亲抱住,他就乖乖地躺在我怀里,当着众人的面,说,没几年就三十了,婚都还没结呢。话说完就双眼溢满了泪水。来看望父亲的左邻右舍见了,就劝父亲说,人家这不已给你把儿媳带回来了吗,好好养病,可莫多想,好日子在后头等着哩。父亲见我的未婚妻在给走路时磨破了皮的脚趾贴创可贴,就又心疼地说,这条进寨的泥巴路实在太烂了,回了家的媳妇怕都要吓跑哩。

那是我们赶到家的第三日,父亲再也经不住病魔的折腾,带着无限的牵挂,走了。

三二〇一四年初,我就听到二叔在电话里说,县里将打通竹(林)(地)湖连乡水泥公路。开始我以为是假消息,不以为然。虽然在我心里,多么地期待有一条通村水泥路,让村里人早日结束走泥巴路的艰辛。

在县城上高中时,我常常从老家背米到学校。一蛇皮口袋米有一百余斤,但我轻轻松松就抓到了肩上,扛着米爬坡、过坎,翻山越岭,到乡场搭乘从湖南靖州开

往天柱县城的过路客车。后来我的五弟与我上同一所高中,我们哥俩一起背米上学。但五弟个小,力气不大,两个人的米由我一肩挑,最重的一次接近两百斤,我们沿着山路,慢步如爬,挑断了好几根木棒才到达乡场上,然后等过路客车,再到县城。次日,只觉得双肩热辣辣的,脱衣服照镜子一看,原来压破了皮,伤口上还淌着血水。

其实进寨的路,算起来并不遥远,因泥滑,路窄,坡高,弯道多,就觉得特别难走。寨子里,不少人沿着这山路,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表叔阿贵,通过勤奋努力,一举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寨子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遵义市工作,一路风光光,我很是羡慕。村子里的人,围拢了来,一开口就是说路的事儿。有的怨愤愤地说,就是因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进了屋的媳妇都跑脱了,留下那么多光棍。有的激情高昂地说,要想富,先修路,必须把路修通。这些话,背地里我听了,耳朵热辣辣的,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有一天,二叔在电话里说,进寨的水泥路修通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屋门口了。果然,次年清明,途经天柱的三(穗)黎(平)高速公路通车不久,我驾车返乡为先祖扫墓,不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寨子的变化,而且还第一次感受到了通往故乡全程高速路所带来的飞速发展。往昔,从贵阳返回故乡天柱,总是两头黑。而今,像我这种开车慢的,自驾车从贵阳返家,最多五个小时就抵达故乡。作为在外的一名饱受回乡之路困苦的游客,我为故乡飞速猛进的发展变化充满了自豪与感激。

□ 赵宽宏

红彤彤的七月

红彤彤的七月,在中国这是百余年来 的胎记永远不能抹去

七月的太阳红彤彤那是用信念锻打斧头镰刀的形红的炉火

七月的信念红彤彤辉映着南湖的红船染红了中国的封面

中国从红彤彤的七月启程斧头披荆镰刀斩棘枪杆子里流淌出红色的理想

那一首进行曲中的所有的音符都是红彤彤红彤彤的倭寇的嚎叫在我民族恨中淹没

好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有的欢声笑语都熔铸着七月红彤彤的基因

建设新世界的誓言红彤彤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砸下来都那么铮铮作响

青春是红的血液是红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声喘息都能在土里开出艳丽的鲜花

大国的崛起涂抹着红色的背景形红的七月演绎出最美中国红镀亮永不褪色的红色前程

□ 王真强

初心一路不敢忘

——“光荣在党50年”有感

弹指已然五十年,八月五日把誓言。初心一路不敢忘,底线四时未曾偏。愧无惊天动地事,幸有真情感感篇。锦绣复兴齐踴厉,小兵依旧在阵前!

□ 刘铁山

雨的变奏曲

在水云之间,是迷雾是情人唇间呼出的一声私语在溪涧之沿,是浪花是寂寞吻上卵石的一阵轻呼在江河之上,是激流是飞腾而下的惊叹和喧哗在大海之中,是惊涛是狂风掀起的呐喊和咆哮

他们汇聚成轰然的惊雷天堂只是暂时的收容地我会离去当白云染上青色的伤愁

在离天三尺三的山白成冰川白成巍峨的寒在炊烟不屈的大漠蓝成绿洲蓝成孤傲的希望在秋冬枯黄的草地绿成春天绿成勃然的生机

凝于离人的眼角请不要拭去那两行乡愁大海,河川,溪涧回归是命运的一种阐释

动。这段经历成了我人生旅程中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

多年来,在党组织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下,毕业后我到 一个县担任了检察院检察长,后又在州纪 监察系统和公安担任领导职务。二〇一九年二月被提拔到省纪委派驻组任副厅长级干部。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坚持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干事,本本分分做人,力争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两年前退休时,省委组织部领导和我谈话时,我向领导汇报了我的思想,衷心感谢各级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决心在退休后做到初心不变、矢志不渝,一生感党恩,永远跟党走,永远听党的话。

三十余载弹指一挥间。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有多少心里话要对党讲啊。我在心里发誓,三十多年前在党旗下的庄严宣誓,就是我永远不变的无悔承诺。



□ 池剑平

那便是短暂一生最风光的炫耀

犹如一个个满身铠甲的勇士与肆虐的病毒绝命厮杀

□ 罩

不甘于岁月中沉沦平淡无奇并不是初想虽名不见经传照样渴望辉煌

拥有的待遇不亚于台下为明星们喝彩的千千万掌声生命虽然悲壮却很神奇和伟大

原只是

人们特殊场合的附属平凡的名字小得离奇几乎无关人们的痛痒

与世无争犹如一曲动情的歌默默独唱

出场率最多的时候也仅是白衣天使们常常夸在嘴上

突然有一天一场疫情来袭手足无措的人们这才把你推向前沿

□ 吴中峰

准更名为西南政法大 学)法律干部专修科, 学制二年。进入这所 大学学习,是我多年梦 寐以求的夙愿,我知道 机会难得,十分珍惜。 在学校,我一方面如饥 似渴地学习各种法律 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专业 知识能力,多门学科取得八十分以上 的成绩,毕业论文获得优秀;另一方面,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向党组织递交 入党申请书,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各 种活动。同时,向党组织经常汇报思想 和学习情况,向党员同 学学习,服从组织分配,办好班级黑板 报,主动为同学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把雷锋“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当作自 己的座右铭。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光荣 地加入了党组织。干专 科党总支还组织了预备党员宣誓活

往事并未如烟

马上,我们就要喜迎党的一百零一岁生日了。每当党的生日到来,我都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因为三十四年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千万党员的一分子,我感到十分的光荣和自豪。我常想,许多往事都渐渐地随风飘去,不曾留下多少记忆。而唯独想起申请入党那段特殊的日子,心潮却久久难以平静。

一九八五年三月,我从凯里的一家工厂考入州人民检察院工作,次年又参加了全国统一成人高考,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一九九五年经教育部批

□ 江初祈

三叶半夏

半夏,又名三叶头草,长柄上长三片叶子,中间还长有一根梭形的花苞,只要一碰,就会有粉末散开。半夏草一般生长在茶叶丛、玉米地里,尤其是夏麦收割后,地里种上了棉花,密实的棉花地里半夏特别多。这个时候,有人从集镇上回来说,药材公司门口贴出了公告,上面写了开始收购半夏这种药材,大人们一听顿时来劲了,只要学校放假,各家的父母亲都会叫我们小孩去地里挖半夏。只要不和自己的父母亲在一起,我们小孩子结伴去地里挖半夏,也是开心的。密实的茶丛、棉花地里都成了我们嬉戏打闹的好地方。大家各拿把小锄头,一只竹簸箕,一路追逐打闹朝地里走去。大家弓着背,猫着腰在地下四处寻觅,凡有半夏的地方,杂草也偏多。青青的半夏多生长在杂草丛中,稍不留神,就会失之交臂。有时同伴走在前面,后面的人照样能挖到隐藏在草丛里的半夏。往往走在前面的同伴懊悔不迭,只怪自己眼神不好使。在寻找的过程中,一旦发现自己身边的同伴附近有半夏,就会使出诈骗术,手指着前面故作惊讶,哇,前面那么多半夏,便有冲向前的动作。同伴不知有诈,赶忙跑了过去,等他知道上当受骗后,属于他领域的半夏早就被人挖掉了。

最有趣的是有女同伴在场,男同伴一般会向女同伴献殷勤。在这些女同伴中,晓丽对我最好。晓丽和我同年,只是她月份比我大点,她要为管她叫姐姐,我对此不屑一顾。晓丽家的条件不好,母亲常年有病在身,里里外外都靠她父

□ 任随平

紫槐婆娑

紫槐花开,婆婆娑娑,若紫色的童话,垂挂在初夏的枝头。

看槐花,宜在晨起间。出得门来,拐过两个弯,穿街而过,便到了南山脚下。从阳台掀窗而望,南山就在眼前,南山多槐树,每年夏日槐花云蒸霞蔚,幻梦一般,若把窗框看成一幅画框,南山的景致恰好装进去,就是一幅别致的水墨,留白处,正好用来遐思。

而此刻,我已缓步在蜿蜒山道。风是顺着山道拐过来的,夏风微醺,带着香气,带着昨夜的梦,暖暖的,从高处落下来,就灌进了脖颈间,在衣衫间游走,让人胸怀温暖。小城广场的轻音乐仿若高处的鸟鸣,相互应和着,我喜欢晨间的鸟声,它们就是纯净的音乐,清清凉凉,猛然间从高树的枝柯间滴落下来,落入仰望的眼眸里,落在草叶间,落在孩童奔走的身影里。如果鸟声能够折叠起来,我愿意折叠成一封短函,寄给念想的人;如果鸟声能够收集起来,我愿意装进淡蓝色的盒子里,轻轻地,置于你的案头;如果鸟声能够落进梦里,我愿意是深夜的那一滴,滴落在你的枕边。

就像一串串紫槐花,收集了我整个夏日的迷恋。

此刻,鸟声四起,南山的紫槐林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它们昨夜一定是做着梦入睡的,那串串槐米多像一枚枚别致的铃铛,轻轻灵灵,带着梦的潮湿,带着丝丝缕

